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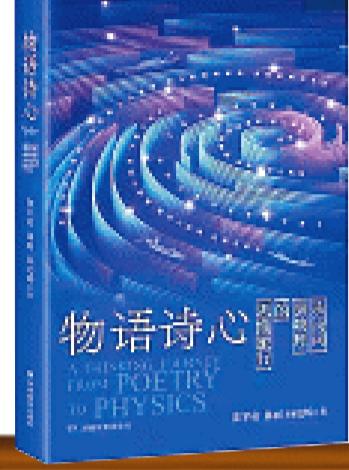
# 文学与物理相逢,这么酷,这么美

跨界对话:物理青年遇见文艺日常

● 张伟

“你是什么专业的?”“文学。”“你呢?”“物理。”两个不同专业的人首次见面,有了这样一个开场白,对话就很难开展下去了,只能大眼瞪小眼,气氛难免尴尬。这正是中南大学物理学院团队和文学院团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然而,一场跨学科的对话,竟然让两个不同学科的人有了许多共同话题,发现了看待同一件事的不同角度。譬如荡秋千,既可以利用力学原理,令秋千上下翻飞,也可以从中感受“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的美妙诗意,或是体会“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的惆怅之情。

其实,如何通过一本书把物理、古诗串联起来,相当有难度。《物语诗心:古诗与物理的奇遇记》做了有趣的尝试:通过不同学科背景的三位青年,巧妙地将二者联系起来。



《物语诗心:从诗词到物理的思维旅行》/阳军亮 杨雨 孙克辉 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24年11月

小物是一位从事翻译工作的青年。他从第一人称的角度,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日常生活:秦淮河夜游、在南岳看日出、夜晚吹笛子、在桂林大寨村听鸡叫、与朋友吃饭聊天等。他是个爱思考的“倒霉熊”,要么错过日出、要么碰到门槛差点儿摔倒,可这些无伤大雅的小倒霉,反倒引发了他对声、光、电、力、热、时间等物理学现象的思考。他在小理的客厅提出的关于物理的问题,虽然有点儿萌萌的,但作为门外汉的我们,何尝不也是如此呢?小物还颇有关艺范儿,在秦淮河夜游就联想到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长岛旅行为就背起了巴尔蒙特的诗……

他的分享让人感觉物理与文学并不是两门壁垒森严的学科,而是我们“日用而不觉”的日常。书共六章,每章节皆以小物的日记开头。日记体叙事的优点是具有可信度、亲和力,真实感强,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日记中提到后湖的川菜馆、中南大学的食堂、长沙的天心区、岳麓区、山东烟台的长岛、江苏南京的秦淮河、北京的胡同等地,让人感觉小物并不是虚构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小诗的角色设定,是由古代穿越到当代的女青年。书中运用了“穿越”这个形式,将小诗作为古今对接的使者,使当代读者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古代社会。通过

小诗的回忆,读者可以领略到不同历史时期人物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打开此书,屈原、王维、苏轼、辛弃疾、陆游、晏殊、文天祥等历史名人纷纷奔赴而来,与读者相聚。

小诗将古诗的精妙之处娓娓道来,亲切动人又不失深度,令人在不经意间体会到诗意的美好。譬如鸡鸣,书中引用《诗经·齐风·鸡鸣》,讲述了一对夫妻晨起之时的私语:懒惰耍赖的丈夫听到鸡鸣声,不肯起来,非说是苍蝇嗡嗡叫,虫子薨薨飞。勤劳明理的妻子催促丈夫早起上朝,既忧心忡忡又满含柔情。这充满温情而略带无奈的一幕,跨越两千年的时空,令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倍感亲切。

古今碰撞:穿越千年的诗意图解码者

书中安排小物与小诗在小型的客厅相聚,颇有意味。从17世纪到19世纪,会客厅一直是重要社交场所。上层人物的会客厅,往往聚集了戏剧家、小说家、诗人、画家、评论家、哲学家、政治家等不同身份的人。大家在此相聚,促膝长谈,无拘无束。小理作为青年物理学家,在会客厅中负责“答疑解惑”。他的解答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科学的大门,阐明了鸡鸣与声波震动、花香与分子热运动、回声与声音反射原理、5G技术与电磁波、心灵感应与量子纠缠、三体与

混沌系统等现象背后的物理原理,通过小理与小物、小诗的对话,让同一个事物、事件,从此有了来自物理与文学方面的双重解释维度,同时又与日常生活产生了密切关联。

古人对世界的认知模式是天人合一,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互相依存。《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文学是人学,物理是自然科学,《物语诗心:古诗与物理的奇遇记》让文学与物理相逢,是一次大胆的、年

轻化的尝试。这次尝试也让两个团队有了改变。从此,“文学人的眼神里有了物理的光芒,而物理人的微笑里有了文学的清香”。

在人工智能日益发展的今天,人文素养与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期待更多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姻”的新作,让《物语诗心》这样酷而美的作品成为一个系列,一直延续下去。

各抒己见

## 深沉而辽阔的田园画卷

● 张雄文

新疆作家段蓉萍的新书《在菜籽沟醒来》,以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菜籽沟村,以及博乐、伊犁等地为地理坐标,以个体生命经验为叙事线索,构建了一幅跨越时空的新疆乡土图景。这部被纳入“这里是新疆”丛书的作品,既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深情回望,也是对新时代乡村变迁的敏锐观察。全书以白描与诗性交融的笔触,将新疆的自然风物、人文历史与普通人的生命轨迹编织成一幅深沉而辽阔的田园画卷。

这部散文集可说是乡土中国的微观史志。其中的菜籽沟村,作为天山深处的旱作村落,承载了明末清初陕甘移民的文化基因。段蓉萍以田野调查般的严谨,记录了刘存德、苏艳芳等村民的生存智慧;从“二牛抬杠”到机械化播种的农业变革,从木匠手艺的传承到旱田景观的创造,这些细节构成了一部鲜活的农耕文明活态史。书中对干打垒土墙、砖基土坯墙等的描摹,犹如精细的田野笔记,展现出作者对乡土文化肌理的深刻理解。

段蓉萍将镜头对准“沉默的大多数”:81岁的刘存德从羊倌蜕变为木匠,80岁的苏艳芳用一生诠释“苦了一堆肉疙瘩”的母性坚韧,哈萨克族少女阿尔那西在传统牧业与现代生活的夹缝中成长。这些人物没有宏大叙事中的英雄光环,却在日常劳作中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譬如,刘存德自学木匠技艺,“三个长两个短该知道的”朴素经验论,暗含民间匠人对几何美学的直觉把握;苏艳芳将糖块咬碎分给六个孩子,每个一小块的场景,更是将物资匮乏时代的母爱推向极致。

书中突破了单一民族叙事的局限,呈现汉、哈萨克、维吾尔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图景。譬如阿尔那西家的野葱羊肉饺子、夏里恒·别克家的肚包肉制作仪式、玉西布旱河畔的哈萨克婚礼,这些细节既是对民族饮食美学的礼赞,也隐喻着文化基因的流动与重构。作者尤其擅长捕捉跨文化对话的微妙瞬间:当汉族女作家与哈萨克少女共同采摘野蔷薇、在《黑走马》旋律一同跳舞时,语言隔阂被肢体

动作与自然馈赠消解,展现出边疆地区特有的文化包容性。

段蓉萍的语言呈现了白描与诗性的双重变奏。她继承了古典散文的“白描传统”,以简净克制的语言勾勒出乡村生活的本真状态。她写麦田:“麦子已发黄,麦秆很脆,若踩倒就再直不起腰了”;写牧草:“像吃得饱睡得香的孩子,经过一个夏天的疯长,站在它们身边只露出一颗脑袋”。这些画面没有繁复的修辞,却以精准的物象选择与节奏控制,让读者触摸到土地的呼吸。

书中贯穿着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作者对骆驼“只将蒿草最健壮的部分卷入口中,不连根拔草”的观察甚至对河鸟捕食姿态的诗意描摹,都暗含生态共同体的伦理诉求。

总之,《在菜籽沟醒来》一书最终抵达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新疆村落,更是所有现代人共同的精神原乡。在那里,深沉而辽阔的田园牧歌深情



《在菜籽沟醒来》/段蓉萍 著/新疆文化出版社/2024年7月

唱响:热炕的温度抵御着工业文明的寒冷,旱田的麦浪抚平了都市焦虑的褶皱,而一条河的流淌声,让迷失的灵魂找到归途……

## 从纸上岳麓 寻踪千年弦歌

● 张觅

写文化散文,向来考见作者功底,既要厚实的文史修养,又要灵动的文学表达,唯有思想性和文学性兼备,方为引人深思、耐人寻味的一流佳作。若流于平庸、人云亦云则毫无价值可言。

谢宗玉的新书《千年弦歌》写纸上岳麓,竟忽然成为当下长沙的一本热书,显然极具典范意义。

这本书是关于岳麓山的文化散文集,共分为四个部分:道法源脉、人物风骨、诗话流芳、江山胜迹,分别写岳麓山的历史渊源、著名人物、关联诗词、古老建筑,相当于精心梳理与重新构建了一部岳麓山的文化史,“历经千年,弦歌不绝”。在序言与后记里,谢宗玉都言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要凝视“岁月纵深处的岳麓山”,而不仅仅是“时间截面上的岳麓山”。可以说,是对岳麓山的重新发现,或者说,是“显微镜下的岳麓山”。



《千年弦歌》/谢宗玉 著/岳麓书社/2025年4月

### 岳麓山儒释道思想的深入阐述

在第一个部分,谢宗玉主要诠释的是岳麓山上的儒释道思想,相应的载体是岳麓书院、麓山寺和云麓宫。开篇《麓山佛道儒:莫道君行早》中,谢宗玉并不满足于约定俗成的说法,从古籍和碑文入手,对儒、道、佛三家入驻岳麓山的真实时间进行了重新考证,认为儒文化与道文化都不可能晚于外来的佛文化。《朱张会讲:刮一场思想的东风》则回顾岳麓书院的高光时刻“朱张会讲”,且围绕其辩论的主体内容,如“太极说”“中和说”“已发未发说”“功夫论”“仁说”等展开了思考与论述。另外《佛光里的潇湘》阐释佛家思想及其对湖湘思想的影响;《云麓宫:福泽长沙百万家》则追溯麓山上的道教历史及其文化;《名山大麓下的湖湘本色》思考湖湘人才近代辈出的深层次原因;《岳麓书院,那束从历史照亮未来的光》深究“实事求是”的具体

内涵……谢宗玉每一篇文章都没有浅尝辄止或是点到为止,而是力争写得淋漓尽致,穿透力很强。

第四个部分“江山胜迹”则写禹王碑、麓山寺碑、赫曦台、自卑亭、爱晚亭、白鹤泉、舍利塔、五轮塔、放鹤亭等岳麓山上的文化建筑。这个部分是整本书中在场感最强的,也是情感色彩最为浓郁的,虽然依然有文史漫步以及深度思考的闪光,但更多融进了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令人极感亲切。

写文化散文,那些原本的文史素材为天然石料,而作家提笔成文,便要琢石成玉,让原本不为人关注的璞玉,忽然于平淡中闪现光芒。谢宗玉博通文史,涉猎广泛,文字不事雕琢,却文采飞扬,耐读耐品耐咀嚼,可谓是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将其思想与情感恰到好处地悄然托出。

### 岳麓山诗意图解码者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第二个部分,写的是曾经来过麓山并留下故事与诗词的古代历史文化人物。谢宗玉写人物颇具感染力,他根据历史记载与诗词记录,再加上实地考察,把人物分析得极为透彻。

《杜甫:四时麓山疾采薇》里,谢宗玉根据杜甫的诗歌文本认为杜甫在长沙有过短暂的平静温馨时光,并非通常以为的流离失所孤苦难耐,是岳麓山蓬勃旺盛的草木慰藉了诗圣之心,且麓山采药也成为杜甫的收入来源。

《罗典、欧阳厚均及曾国藩的师生情》中特别写到了岳麓书院的两届山长以及岳麓书院的杰出学子曾国藩,重点强调山长对岳麓书院学子的深情厚谊与突出贡献。罗典和欧阳厚均对现今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名字,而谢宗玉不惜笔墨,将这两个名字在纸上拭亮。

在第三个部分,谢宗玉则花费了不少功夫,寻找关于岳麓山的清妙诗篇,并逐一进

行了细致剖析与点评。这些诗对大众来说,可以说是冷门甚至偏僻的,难为谢宗玉从泛黄古籍之中将之一一打捞起来,给读者提供了看岳麓山的新角度。如唐代裴说的《道林寺》、明代徐文华的《岳麓书院》、清代钱大昕的《长沙》等等。其中的确不乏让人眼前一亮的惊艳好句。谢宗玉还进一步提出,这些文采惊艳、意蕴丰富的诗歌,若能挑选一些出来,勒石于游道旁,定能让麓山增色不少,也能扩张游客的胸襟学识,胆气豪情。

我在长沙求学、工作多年,自然对这本写岳麓山的书极感兴趣,展卷即一气读完,只觉诗意盎然、余味不绝。

原来,这么多文人墨客与岳麓山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岳麓山其实是一座诗山。岳麓山骨子里浸润和流淌的文脉与诗意,需要有心人搜集提炼,并传达给大众。所幸,谢宗玉做了这个工作,而且完成得如此之好。

